

明治新刻

論語

四

一			七		
〇	六	三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漢書門

庫文閣内				
二				漢
七				書
六	一	六		
函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70
冊數	10 (	6)
函號	276	52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  
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

日遂行。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

故答以未

學而去之。

從去聲。孔子去

衛適陳與起也。

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

見賢遍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

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

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

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

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一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

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

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

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輔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一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

鮮矣

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

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愠見發也

○子曰無為而治

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

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

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

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猶亡百反子張意在得行

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

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

###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

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卽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鱗。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

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

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

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

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

其士之仁者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

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顏淵

問為邦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子曰行

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

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

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

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後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

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象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取其盡善盡美。放鄭聲遠佞人鄭

聲淫佞人殆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程子

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

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

下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

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

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

日。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也。

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與者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責。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此。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肆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

論語卷四

病人之不已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

矣。○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揚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二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子

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子

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物。

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間，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子曰：吾之於人也，誰

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平聲。毀，

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斯民

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

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在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

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

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

夫亡音無。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慎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

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

子曰。巧言亂

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入。喪其所守。小不忍。如

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

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揚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眾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

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

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

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

學也。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

教人。爾。○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

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

道不憂貧。餒。奴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

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



失之

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欲問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

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

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問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故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

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

作與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下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子

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

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

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

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

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

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故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

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入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

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深也。

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

不相為謀。

為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在斯。某在斯。

見賢遍反。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與。

道與之與。

相。去聲。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已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子曰。然。固相與。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顓音專。史音俞。顓。史國名。魯附庸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

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遍反。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再有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責之。

夫子獨。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

責之。

夫子獨。

責之。

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

以伐為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王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

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

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

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

臣者皆不欲也。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

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尊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

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

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

櫝。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櫝。置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

氏之惡。已不可得。不任其責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

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夫音。

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有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孔子

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

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

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

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爾。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

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

安之。

夫音扶。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動兵於遠。

今由

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

邦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

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折。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

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

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

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

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

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於征伐。陪臣家臣

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

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

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稱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

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

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扶魯自文公薨公子

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

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

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本聲辟婢亦反友

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誣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

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

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

驕樂宴樂之樂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

君子有二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

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瞽音竈。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

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

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

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

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

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與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侮戲玩也。

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已。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

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

民斯為下矣。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覺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

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

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

見得思義

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

問則疑不蓋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

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

矣

探吐南反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

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

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

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

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

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

有異聞乎

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之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

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

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

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

而學禮。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

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

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

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邦君之妻，君稱之

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

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

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

或夫子嘗言言之不可放也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  
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

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陽貨

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

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謂孔子曰：來

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

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



日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

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

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揚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徇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

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

移。

知去聲。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

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可移。所謂下愚。有一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

弦歌之聲。

絃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也。

夫

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

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

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子曰：二三子偃

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喜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

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公山弗擾以費畔

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子路不說

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子曰：夫召我者而

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扶。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時。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

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

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

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

六言亦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佛肸召。子欲往。

論語卷十四

佛音弼。許密反。佛，附音。大夫趙氏之中牟，卒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

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

不入也。佛，附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

何？子路恐佛附之流夫子，故問此以止未子曰：

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

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反。涅，乃結反。磷，薄也。涅，

揚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吾豈

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匏，瓠也。

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

然夫子於公山佛附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則生○子曰：由也女聞

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好

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

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

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

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

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

○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天音扶小。子弟子。詩

可以興。感發。志意。可以觀。考見。得失。可以羣。和而。不流。

可以怨。怨而。不怒。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

詩無不備。一者舉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子謂伯魚

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

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為猶學也。

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

云。鐘鼓云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

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

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

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子曰

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

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慝。註讀

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

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未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

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

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與平聲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

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

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斬我之

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亡與無通。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

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

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

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棱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也。

令色鮮矣仁

重

○子曰惡紫之奪朱

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

家者

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

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

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

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

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下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

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放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

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

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宦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

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楸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彫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

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蔬食水飲。受以

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菹。練冠縗。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

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宰我

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

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

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

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致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改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

博局戲也。弈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賢乎已。○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

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

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

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

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

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

者，惡果敢而窒者。

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窒不

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智者，惡不孫

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

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

之則怨。

近孫遠並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禮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

也已。

###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一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

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側怛之意故不啻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

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去聲焉於虔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

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

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

臣而孔子闕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

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名斯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按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 ○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

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

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趨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

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生身之以出處之意接輿

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

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沮七余反溺乃歷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

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

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

是知津矣

夫音扶與平聲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

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

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

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

之士哉耨而不輟

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耨音憂滔滔流而不反

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入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耨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

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

道丘不與易也

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群者斯

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

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

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

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蓀徒用反。植音值。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

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

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病。殺雞為

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食音嗣。見賢遍反。

明

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

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

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

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

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

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長上聲。子路述。

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群。則決性命之情。以觀富貴。此一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

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

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少去聲下同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秦伯同聲判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

中慮其斯而已矣

與平聲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

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甚悲哀二年憂則行之中慮

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

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

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

乘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

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

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前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執事適齊

天音泰大師魯樂官之長執其名也

亞飯干

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飯扶晚反繚音

了亞飯以下以樂備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于河

擊鼓

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鼓武入于漢

鼗。徒刀反。播。搖也。鼗。小鼓。兩旁

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

入于海

少。去聲。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

道。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

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

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用公子伯禽也。

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

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

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

季隨。季駟。

駟。烏瓜反。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

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倦倦。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嘆。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

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

喪思哀。其可已矣。致命。謂委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有不能

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

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於虔反。亡。讀

作無。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大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

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

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

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

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

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

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

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

○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自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

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

在其中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

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此便是徹上徹

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

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肆謂官府造作

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

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不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一說相須其義殆備

○子夏曰小人

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之過也必文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

儼然者貌之莊温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

也温聽其言也厲

儼然則不温温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温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

猶言大節小節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長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

猶言大節小節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長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

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掃素報反。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

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

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譬諸艸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

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彼列反焉。於處反倦如

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驟以高且遠者。強而誣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順序。先傳以小者近

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

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

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夏曰仕

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未即是本。但學其未而本便在此也。

者。而後教以木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未即是本。但學其未而本便在此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

仁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曾子曰堂堂乎張

也難與並為仁矣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自以輔

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本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

以為仁矣○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

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

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曾子曰吾聞諸夫

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

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

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孟

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

勿喜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

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貢曰紂之不

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

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入常自警省不可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

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更去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

朝焉於虔反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

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

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

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

○叔孫武叔語

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

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

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畢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

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

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

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

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

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

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

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量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

爲此。土高曰丘。木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秘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

賢於子乎。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子貢曰。君子

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

慎也。知去聲。責子禽不謹言。夫子之不可及也。猶

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大不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

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

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

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

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

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  
 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  
 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

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

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

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

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

說

說音悅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

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

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

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仁暴謂卒遠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  
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  
羽使入有功當封。刻印。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  
○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  
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自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

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二者則君子之事備矣

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不知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卷之十終

